

当代著名作家中篇小说文丛



死亡 游戏

从维熙 著

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I 247.5
3660

PIAN XIAO SHUO WEN CONG

游戏

从维熙 著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死亡游戏/从维熙著. — 郑州:河南文艺出版社, 1999
(当代著名作家中篇小说文丛)

ISBN 7 - 80623 - 149 - 8

I. 死… II. 从… III. 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05421 号

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安阳市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 × 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2.875

字数 264000 印数 1—4000

1999 年 5 月第 1 版 199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 17.3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印刷厂联系。

九九回眸

——自序

这个集子付印的时候，已然是世纪之尾了。

我是1950年1月1日发表处女作的，累计起来，到今天回首已有49岁的文龄。但是按着科学的运算，我不过才20岁。其一，我从1957年沉沦为另册公民，直到1979年才回归文坛，那20多年的岁月，因为没有动笔的权利，应予扣除；其二，中国文学摆脱禁锢，是从1978年的“三中全会”开始的，50年代初期那几年，我的作品无法摆脱政治的怪圈，从严格的意义上讲，那时我唱的都是时尚儿歌，不能称之为创作。掐头去尾地运算一下，我不是才20岁吗？！

也算是不幸中的有幸，那20多年的劳改生活，不仅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，还给了我沉入海底的丰厚生活。这种生活的感知，不是靠作家的“体验”能够获取到的。记得，还是在80年代初期，刘心武有一次对我说：“让我也去假冒一回劳改犯，到里边劳改一段时间。”我说：“那可不行，到里边当假劳改犯，与真劳改犯感受悟到的东西，绝对不是同一种获得。”心武笑了：“即使是当假的，怕

是我也承受不了。”我说：“你要真想去体验生活，我可以向劳改部门说个情。”心武连忙摇手道：“别，还是让你一个人独行这个生活领域吧！”我告诉他全国作家和评论家中，还有一个张贤亮和高尔基，除此之外，怕是别无分号了。

这虽然是十几年前的笑谈，但是却比较准确地解析了文学与生活的关系。20年来，我小说中表现的生活，多篇是在我泅渡过的苦海行舟。在80年代之初，我无法洗净50年代文学的粉黛铅华，尽管其中的小说如《大墙下的红玉兰》、《泥泞》等篇，在文学解冻初期，曾引起过轰动效应；但是今天回眸一望，那种轰动并非正常的文学回声。大概是从80年代中后期，我开始意识到了我应当向苦海深处潜水，因为那苦海底层才是我昔日生活的原本。

印在这本书里的几部中篇小说，大都是我写在90年代初期的作品。其中《死亡游戏》一篇，是写于90年代之末。在90年代，我的中篇作品产量不多，因为我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长篇小说和回忆录的写作中去了。90年代中期，我出版了长篇小说《裸雪》、《逃犯》、《酒魂西行》；到了90年代尾声，我的长篇纪实文学《走向混沌》三部曲与长篇小说《龟碑》先后问世。

今后，我有可能多写些中篇小说了——因为我在历史新时期之初，重新亮相之作，几乎都是中篇小说。仅以此短言代繁，并为书前自序。

作 者

1999年1月15日于北京

目 录

自序:九九回眸·····	(1)
野浮萍 ·····	(1)
猫碑 ·····	(65)
落红 ·····	(120)
人狗 ·····	(202)
空巢 ·····	(271)
死亡游戏 ·····	(323)

野 浮 萍

路过广州，一个腰缠百万的年轻老板，执意要引我到宾馆，去会见一位卦师。我说我相信诸子百家，惟独不尊巫术。老板是个年轻的暴发户，急赤白脸地动员我说：“哇！机会难得有第二次哟，过往这里的港客，都等他算命，误了飞机航班也在所不惜，你怎么能这么顽固呢？”小老板把“呢”字尾音拉得很长，还拐了几道弯，就像琴弦上的滑音，挺刺激我耳膜的。

我再次婉拒了他的盛情，并向他表示了谢意。

“是不是衣袋里没带银纸？这一百八十块钱我出。”小老板拍拍西服上衣，示意他的内衣兜里装有钞票，“莫迟疑了，作家先生，跟我走吧！说实在的，要不是我爱读你的小说，我舍得起钱，还舍不得时间哩！公司业务忙得我脚底朝天，你是该知道的喽！”

我犹豫起来，燃着一支烟，想从烟圈里找到回答。因

为我是途经广州，目的是去S市采访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企业家。

小老板很会揣摸我的心理，他拉开“尼桑”车门，一挥手说：“请吧！如果误了你去S市的火车，我开车送你去，车轱辘一转，几个小时就跑到了。”

事已至此，我已无退路可觅，便把长长的烟蒂塞进路旁的垃圾筒，一弯腰钻进“尼桑”。一路上，小老板喋喋不休地对我介绍这位算命先生的神奇：他绰号“板门居士”，虽然是个双目失明的瞎子，但在三分钟之内能测出你的高矮胖瘦，面部特征；十分钟之内能道出你的职业行当，吉凶祸福。据居士自称，他武功已练就到了开天目的地步，能与宇宙之间日月星辰对话，因而预卜人世间喜怒哀乐，从来箭不虚脱，支支中的。小老板曾怀着好奇心，去宾馆向居士请教，居士知识渊博深厚，上知天文，下晓地理；从禅宗佛祖到基督耶稣，从圣经到穆罕默德的伊斯兰教义。他口若悬河，一泻千里，只有初中文化程度靠成衣加工而陡起的小老板，在居士面前，先是目瞪口呆，很快便引为忘年知己。

“居士有多大年纪？”我来了兴致。

“约莫有六十多岁。”小老板说，“他忌讳谈及他的庚年。”

“是不是什么教授改行，干起占星问卜的巫术来了？”我觉得十分蹊跷。

小老板一手握着方向盘，另一只手连连摆动着说：“作家先生，你的观念需要更新，他搞的绝不是跳大神般的巫术，是个问卜专家。”

“百闻不如一见，宾馆到了！”车在停车场停住了。

使小老板失望的是，这位居士被请走了。门厅服务台的一位小姐彬彬有礼地告诉我们：早上居士就被S市来车接走，居士的客房没退，至于何日返穗不得而知，因而无详情奉告。

小老板懵懵怔怔地站在门厅失意地摇着头说：“真糟！晚到了一步……”

“我不是也去S市吗？”我提示他说，“如果有缘分的话，我或许会碰到这位巫师哩！”

小老板连连拍打着脑门说道：“对！对！我要想办法叫你们见面。但我必须提醒老兄一句，他不是巫师，是卜算专家。”

没容我说话，柜台后边的小姐笑盈盈地开口了：“居士神通广大，他居然知道我的右耳背后，有一颗红痣。”说着，她一甩黑丝绒般的秀发，回过头去，叫我观看镶嵌在她耳后的那颗红豆。

小老板对突然出现的旁证，得意洋洋：“信实了吗？老兄？！”

我相信柜台后边小姐的话绝非虚夸，但我还是摇了摇头。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。空中的飞碟，地上的怪圈；百慕大三角的沉舟，自然空间的奇异返祖……这些宇宙之谜，总有一天会被科学所破译。但是相士居士占士巫士灵光显圣之说，我不敢表示苟同。

“顽固不化，真是朽木不可雕也！”小老板拍着双腿训斥我说，“难怪你劳改了二十年呢，原来你真长着一个花岗岩的脑袋！”

“承蒙夸奖！”我诙谐了一句。

“我非用程咬金的斧子，劈开你这块花岗岩不可！你

到S市等着吧,我叫居士去你的住所。”小老板询问了我
去S市采访的公司经理姓名,一挥手说:“走,我送你去火
车站。”

在去S市的火车车厢里,我靠着椅背闭目遐思,觉得
广州的荒唐闹剧蛮有趣的,带有魔幻般的喜剧色彩。那
圆头圆脑的小老板,那亭亭玉立的宾馆小姐,那夜空中变
幻着的七色霓虹灯光,那卡拉OK酒吧中的痴男醉
女……生活若同一条奔驰跳跃着的大河,它既席卷了南
国城市昔日的冷漠和麻木,还原了人的许多良知良能;但
同时也吞噬了人的自然底色,“迷你裙”伴随着浓香粉黛,
消磨了寸阴寸金的时光,人的才情像片片落红,正在随水
飘零。

欢欣和失落同时闯进我的心扉,就如同左摇右晃的
车厢,把我的甘甜和苦涩,抛向了两个逆向的极致。是
的,我读过《易经》,也翻过《圣经》,种种的玄学中的故事,
都在述说着人生之外深不可测的冥冥世界。

我想起了八十年代初期,出访日本时的一段小小插
曲:那天,我随着占卜的日本善男信女,走进东京都郊外
的浅草寺。日本友人非要我在扶桑之域占卜一下人生,
他见我露出婉拒神色,便把日元投进占卜箱内,以示朋友
的诚意。出于好奇,我便信手抽了一签。签帖打开,上写
“第三十八吉”,解曰:

离暗出明时
麻衣变禄衣
旧忧终是退
遇绿必交辉

友人笑道：“灵吧？”

“何以言灵？”我请他解疑。

他说：“‘离暗出明时’这句话，是指你结束了漫长的劳改生涯；‘麻衣变禄衣’之含意，是指你有仕途官运；‘旧忧终是退’这句话，隐喻你未来再无灾祸；‘遇绿必交辉’的意思，是……是……是……是不是启迪你应当参加贵国的人民解放军？”之后，在一次文学座谈会上，我遇到身着戎装的部队作家王愿坚（已故，届时他任“八一电影制片厂”编剧），我对他诡秘地说：“老兄，让我穿上军装吧！”

他不解其意地望着我：“当兵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你看——”我把日本浅草寺的神喻，写在一个纸片上递给他。他看罢哈哈大笑，连连摆手说：“不能收下你这个兵。”

轮到我问他了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太老了，怎么能打仗呢！”

“那我如何去‘交辉’呢！”

他以诙谐回答了我的玩笑：“那个‘绿’字是指森林或庄稼地什么的。神昭示你去当园艺师和护林员，在森林的绿色怀抱里，你会碰到普希金小说里的那位美丽‘村姑’，于是便有了小说家和村姑的浪漫故事！”

我笑个不停。

“且慢。要是重新钻进庄稼地么……”他卖关子般地沉默了会儿，跟我耳语道，“老兄，那可不是交好运的兆头，那是神还要叫你再劳改上二十年！”

“看样子，我不能去觅‘绿’了？”

“能。”他煞有介事地说，“去找穿绿色军装的女兵，我知道女兵中你的崇拜者不少，一定会创造出只有你知她知的紫罗兰般的温馨来的！”

我捶了他一拳：“你真能编，不然怎么能当编剧呢！”

.....

“喂，拿出‘边防入境证’来。”有人在我耳边喊着。

我醒了。

我看见了“绿”。那是一位身着军装的边防警察。警察是个男性，他身材魁梧，气宇轩昂；待他看过入境证明后，不失礼貌地提示我说：“S市就要到了。请您不要再打盹睡觉，小心您架子上的旅行包。”

二

S市是个比广州还要富于杂色的城市。“洋人”洋得已不再像中国种儿，“土人”比北国佬还要土得掉渣。入境盘查得这么严格，在火车站旁和街头长椅上，居然还有那么多背包挎囊的庄稼小子和庄稼丫头，一群一伙、惊疑而又胆怯地东张西望。报载：这些来自北方和中原的乡下人，是为挣钱，潮涌般流向这座城市的。

被采访的公司经理，把我安排在一座饭店住下。他考虑我旅途的疲劳，吃罢晚饭就告辞了。我刚到卫生间



去冲澡，电话铃就叽咕叽咕鸟儿般地叫了起来：

“喂，是从先生吗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我是广州××。”

“有话请快讲，我正赤着身子冲澡呢！”我对小老板说，“要不，你过十分钟再来电话吧！”

“别！别！我马上要去和港商谈一笔生意，车子在门外等着我哩。我告诉你，我已经和‘板门居士’通过电话了，他和你住在同一座饭店。”

“房间号码？”

“别急哩，听我仔细对你说哟。”小老板拿着谈生意时的牛皮筋战术，把光条条的我钉在了浴池之外，“我说你问卜的心十分虔诚，特意从北方到南方来找他。当然了，你的职业、特征……一个字也没提及，提及这些不就显不出他的神机妙算来了？”

“房间号码？”我感到浑身发冷，声音陡然拔高了八度。

“还有两句话叮嘱你，第一，求他的人车水马龙，你不能再错过这个契机；第二……”

“对不起，我冷得不行了。”我“叭”的一声，失礼地掐断了电话。

我真佩服小老板锲而不舍的追击精神，我刚刚穿好衣服，电话铃又鸣响起来。我本想冷冻他一下，不去理睬这叽咕叽咕的鸟叫；转念一想，这样做等于戏弄友人的一片诚心，于是我又拿起了电话听筒。

“……第二，我要提醒你的是，居士自尊极强，望你说话时要斟酌字眼。”

“还有什么条条框框？”我不无讥喻地说，“我洗耳恭听。比如，要不要像李莲英叩见慈禧太后那样，单腿跪地‘喳’地一声！”

“别开玩笑哟，老兄！”

“小老板，别啰嗦了，你不怕多付长途电话费？”

“他的房间号是：一四零四！”

好一个电话马拉松，直到最后一秒钟，他才亮出关子，道出居士的房号。我躺在床上默想着一四零四这个数字，不禁哑然失笑：这个四位数中有两个“四”，“四”字和“死”字读音何其相似乃尔？日本医院就因其声音谐合，没有四号病房，病房内又没有四号病床；如果居士知识渊博，而又通晓阴阳风水，他就该像欧洲人躲避“十三”这个不吉利的数字一样，不在“一四零四”下榻。可是他居然睡在死（四）室中，岂不怪哉？！

我觉得十分有趣，便拨通了他住房的电话，对他进行第一次火力侦察：

“喂！我找‘板门居士’！”

“在下便是。”

“广州××老板介绍我来看您，您看什么时候方便，我去求教。”

“此刻室内有两个台胞闲坐，您要是不急于入睡，半小时之后，我去登门拜访如何？”居士声音悠悠如云，似随风飘逸而来，“您的房间号码，××小兄弟已经告知了在下，只是还不知尊姓大名？”

“打搅您了，还是我去看望您吧！”我有意隐去自己的姓名，并屏气凝神地倾听室内的其他音响，看他是否在对进行搪塞或欺骗。我的判断结果是：他的室内确实有



谈话声，讲的是一口闽南话，想必那就是跨海来问卜的两位台胞了。

放下电话，我当真对这位居士产生了探秘的欲望。我从古书堆里，曾读过一些相士的传奇记载，我记忆最深的是有关老北京相士“刘半仙”的传说：四十年代尾期，有一国民党将军，身着布衣布履只身去“半仙”寓处求索。将军尚未启齿，“半仙”便离座抱拳，连连求来者恕其失迎之罪。将军佯装呆傻之状，以隐其军界要员之身职；半仙当即狂癫大笑，不但道出其军衔，还直呼出了将军姓名。将军汗颜之后，惊呼：“半仙并非半仙，乃全仙真仙是者！”

刘半仙当即收敛其狂癫神态，手摇着诸葛亮式的羽毛扇，谦逊了一番，立刻直逼将军的肺腑：“将军亲临蓬荜寒舍，我已知其来意！”

“请明析之，仙公如能言中，当有重谢。”

刘半仙垂眼闭目道：“将军非为家事而来。”

“对！”

刘半仙把眼睁开：“亦非为公事纷争而来！”

“是。”

“请将军附耳过来，此乃天机不可泄露于人世。”待将军伸耳于刘半仙口边，刘半仙轻声言道，“将军乃为社稷安危而来。共军先占其咽喉锦州，又回师攻克沈阳，国军大势已去，君应寻机南下。”

“此棋结局如何？”

刘半仙从长袍里取出一轴画卷，将其展现于将军面前：画卷上无其他杂物，只有一只笔筒；笔筒上并没插有毛笔，而插有八杆大旗。刘半仙问道：“君能解其意否？”

将军左看右看，然后连连摇头：“请仙公指点迷津！”



“此乃‘八路’点染江山之意矣！”

将军懵怔许久，问道：“可有根据？”

刘半仙以羽毛扇遮口，轻声说道：“这是唐贞观年间李淳风、袁天罡留下的一幅‘推背图’，务请君为此宝保密。”

将军走了。请副官为刘半仙送来五根金条，以谢神明。然后他以疗养胃疾恶瘤为名，携着南飞云南滇池。

.....

少年时代的我，曾为刘半仙之神奇推算而目瞪口呆。事隔几年，我在劳改队“五毒”群居的大通铺上，曾把这个故事滋滋有味地讲给牛鬼蛇神们听，用以驱赶夏夜的闷热，填补精神上的痛苦和空虚。哪知，“五毒”中杀出一条老北京的混混刘才，他说他是当年刘半仙的“托儿”，深知此出鬼戏的内幕：那位××将军要去刘半仙寓所占卦之前，他身旁的侍卫副官，已悄悄送信给刘半仙，双方讲定事成之后四六分成，那副官为此得了两根金条。那笔筒中的八杆大旗，亦非李淳风、袁天罡留下的喻世遗书，而是由他胡涂乱抹而成。何以如此，因为他是刘半仙的侄子，名叫刘才，刘半仙对他百般放心。

我怕刘才出于哗众取宠之心而编造谎言，当即追问他说：“你说八杆大旗是你画的，你又不是神仙，怎么会知道‘八路’要指点江山？”

“秀才，那时候你还小，可能看不透局势，我是一盆糊涂糰子，兴趣是去梨园剧场听粉戏《大劈棺》、《纺棉花》什么的，管他谁坐江山呢！”刘才振振有词地摆划着，“我叔刘半仙，可是个绝顶聪明的人，从‘四野’攻克四平、长春，他就判断出要变天了。他授意我买来颜料纸墨，并勾出

‘八杆大旗’的草图,要我照葫芦画瓢,裱好挂轴。这一切一切,都是为蒙哄那位将军的;虽说是一场骗局,局势却又被我叔所言中!”

我想起刘才平日爱给人看面相手相,批生辰八字,为此在劳改队还受过禁闭三天的处分,也就哑口无言了。事后,我很感谢混混刘才,如果没有他戳穿这个戏法,少年时代的记忆,将给我留下许多疑问,留下我难以解释的天地间一片混浊……

想到即将见到“板门居士”,我记起了这页已然翻过去的皇历。它随着岁月流逝虽早已枯黄,但这片已经退色的日历,更增加了我探秘的冲动。

我看着表,半个钟头过去了。我不再等待,我该主动出击。对着镜子我梳理一下散乱的头发,匆匆走出了我的住室。

二

我走在客房通道上,像是走进了墨西哥大峡谷的神秘怪圈。我觉得我在寻觅图腾,认识图腾——尽管图腾都是后人造出的形形色色的神;而这些本不存在于宇宙的神,又肆无忌惮地驱赶着形形色色的群盲。

我如一只蝼蚁,陷入了用“避瘟球”(樟脑制成的防蛀药球)勾画成的露天牢房之内。儿时,我曾有过这种嬉